

云中岳新武侠小说作品集

美人血

司農作畫事

有色、中有墨深得台

人道袁桐主十年學畫

須知今裏工夫若能解

此則千頭萬緒總是空

春局矣桐主看此畫并

書



(台灣)云中岳 著



美人血

〔台湾〕
云中岳 著

①

百花文艺出版社

美人血

〔台灣〕
云中岳 著

Ⓣ

百花文艺出版社

云中岳新武侠小说作品集

美人血

（正部）二二五五 册

美人血

(上、下册)

(台湾)云中岳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埠印刷厂印刷装订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6 印张 420 千字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7-6434-0261-5

·(上、下册)定价:32.80 元

内 容 提 要

美人、美人，无论是英雄还是狗熊，只要他是男人就难以越过这条横沟。

美人却又是祸水，武林中只要出现绝代佳人，随之而来的便是武林的大劫，不是美人自己的血，是整个武林都为了这个美人，被血染红了。

美人用她的“美丽”的刀将一个个英雄侠士一一斩落马下。

正所谓是：

剑拔弓张旌旗猎，

意短情长傍墓歌，

欲知武林恩怨事，

何妨一读美人血。



作者简介

云中岳，本名蒋林、字柏楚。祖籍广西南宁市。以云中岳笔名著有新武侠小说数十部。

新武侠文坛开创者梁羽生、大宗师金庸已封笔，鬼才古龙，英年早逝；云中岳先生可谓当今新武侠文坛之至尊。其作品在海内外深受欢迎，畅销不衰。其代表作有《剑底扬尘》《江汉屠龙》《八荒龙蛇》《邪神传》《匣剑凝霜》《断魂血琵琶》《铁汉妖狐》等。

策 划
责 任 编 辑
海 军

常 任

目 录

第一章	郊林惊艳	(1)
第二章	无意悉仇踪	(19)
第三章	豕林遇伏	(46)
第四章	恩怨分明	(69)
第五章	双妹情迷	(85)
第六章	流水终无情	(116)
第七章	坐山观虎斗	(148)
第八章	履约访潮音	(163)
第九章	禅功震群邪	(187)
第十章	九降群魔	(201)
第十一章	扑朔迷离	(220)
第十二章	鹬蚌相争	(238)
第十三章	奇侠尚义	(262)
第十四章	两败俱伤	(286)
第十五章	苦果先尝	(316)
第十六章	蜂狂蝶舞	(342)
第十七章	付警惊魂	(400)
第十八章	生离死别	(420)
第十九章	群英救难	(456)
第二十章	断虹无痕	(479)

第一章 郊林惊艳

“孤鹤归来，再过辽天，王侯蝼蚁，毕竟成尘。载酒圆林，曾寻负春，流年改，叹围腰带剩。

交亲，散落如云，又岂料而今余此身，甘饭软，非惟我老，更有人贫，躲尽危机，消残壮志，短艇湖中夺闲，采莼吾可恨，有渔翁共舟，溪友为邻。”

那少年听罢忙笑道：“师父，你吟的这首词，恐怕是违心之语吧，记得前月在黄山与枯云师伯论剑时，听说武林中将逢杀劫，魔道嚣张，宵小横行，连昆仑三老均有出山之意，弟子怕师父将不能置身事外吧。”

老者捻须微笑道：“骧儿，遨游湖山，封剑归隐之志，为师无时无地不曾或忘，现今满人气数未衰，反清复明心愿，不能自身目睹，惟有期诸异日，留待后辈去了，为师十年后决与你师叔归隐，徜徉于山水之间，杜绝尘寰俗事。”

原来这老者系今日名重武林大都神掌霍玄伟，一身混元气功都天神掌七十二式，堪称江湖一绝，出了名的嫉恶如仇，道：“骧儿，你年岁也不小了，怎地这般不堪，虽然无龙八掌出手狠辣，但无法尽量施展，须知你师叔对练武从内功方面循序渐进，一味着重小巧身法，躲、挪、腾、移，穷究其妙，中途又侧重外五门武功大力金刚掌，出手阳刚已极，十五年前芦山五老峰一战，受了袁牢二煞变掌一剑，自知技术不如人，跪在你师叔面前忏悔不起，你师叔不得已

才传上这天龙八掌，又传混元气功弹补其外功之不足，这只怪他从小急躁浮进，贪图速成，才把武功练岔，须知武功入门如奕棋，一着之差致全盘皆输，故而最近师叔少有出手，一出手就上煞招，先声制人，不欲待敌人蹈隙而进。你学它做甚，就是学它也不过多一种见识而已。”

正说着小舟慢慢靠近城垣码头石坡上，舵尾舟子伸首说道：“老爷子，到了。”霍玄伟连忙称谢，回首伸手入怀掏出一锭银子给了船资，步上石级沿城边小路走去。

岳文骧问道：“这次师叔飞鸽传书，有何急事，弟子见师父看书时攒眉沉吟不语，并想必师父有什么危难之事不得解决么。”

霍玄伟说道：“这次同你前来，为的应你师叔之邀，说是离赣江汇合处州里储潭之内，发现百年前天山名宿沿玄子在那水眼岩洞内存放一石匣，内中存放一册太清秘笈，及一口龙泉宝剑，这秘笈内载有多种绝传武学，其中太乙形分一〇八掌法，先天太极无形气功专门克制袁牢二煞九毒明风掌。当年你师叔吃了二煞大亏，恨之刺骨，故发现此宝，及隐身赣州八境台等候朵缘，意欲取得二宝之时，再按照那本秘笈将其中所载之掌法气功练成，报那变掌一剑这仇，后来练那掌法气功，非自幼练过少阳内功不可，前面说过他自小把功夫练岔，将无法把那掌法气功练精纯，能打通人身三十六路大穴，血脉也不能正反顺逆流行，一不小心即有走火入魔之危，考虑再三，见你根骨独厚，且自幼得师祖师叔祖心爱，灵丹仙药，外敷内服，有心造就一武林奇材，加意传授阳内功大乘弹功，武功一点也没藏私，后来又得天山神翁传你天罡定门气功，七禽掌法，武林不传之秘的集诸你一身，说是这部太清秘笈及剑一到手秘笈即转赠与你带回山去，与你师祖参研，学成命你代报前仇，八年前此事为师已知端绪，目前这宝物出土消息不知为何业已传入江湖，不仅有正派人士凯觐，一般武林败类，魔道崽子均欲染指，风闻冀四杰，

黄河水道金鹰帮内三堂香主及巫山三鬼，中条七怪业已动身赶来，你师父见事已迫在眉睫，这才命飞鸽传书邀请终南三老及为师前来相助。

岳文骧问道：“既是师叔知道秘笈所在，为何一等十年二十年还未取出。”

玄卫回答道：“十二年前你师叔泛舟路过储潭之上。那日恰好八月中秋，月涌天际，水面映月，鳞蛇飞舞，异致非凡，不觉兴起，就在下游驻舟，飞舟至潭边岩石上留连亲观赏，原来赣江是章贡二水夹流赣州至北门融合，聚注州里至储潭处遇峭壁岩山挡住，向左流出，故储潭之水最湍，江边尽是悬岩峭壁，水冲至岩石上形成数十漩涡，水流逆向，且涛水奇寒，水性极好之人，也不能停留水中一时半刻，这漩涡也是奇景。一漩即数十丈，的是罕见，你师叔看得入迷，陡见对江石壁受漩涡影响，水平面漩低近一丈在若处隐现出数行字迹，不禁好看，及施展达摩一苇渡水身法过江，用壁虎功贴紧山壁看那题字，见那壁上刻着数行字迹：只缘水力过大冲激甚久字迹已是模糊，隐隐看出是：‘太清秘笈，宝剑龙泉，百卅年后，留赠有缘，太乙神功，少阳始传，壬辰之日，十五月圆，九九正中，出土完全’四十字。后面署着‘昆仑洞玄子勒石题字。’”

你师叔看罢不禁狂喜，知那本太清秘笈系晋代葛洪手抄留下，昔年江湖杀孽多半是为争夺此书而起，修要渗透此书，即可独步天下称雄武林，内面不仅载有各种武功，太乙掌法图解，还有各种灵丹妙药制炼之法。乃转回赣州留在八境台内当一名香火老道，每夜均去储潭寻那置放秘笈之处，以便下手，不过每次都是废然而返，于是遍翻历书，方知壬辰之日就是今年九月十五，只是九九正中，不知是何涵意，你师叔每月上旬十五夜之期均须住储潭一次，参解九九正中隐秘，最初并无发现，后来始瞧出那水面漩涡到了十五月华中天时，可增至八十一数，最奇的是九个聚在一块，摆成九宫方

位，正中一个就是水流最湍急处，可惜的是，正中一个每月十五夜均非在同一位置，故而无从着手，大概非至今年九月十五无法取出，洞玄子可谓洞晓仙机，吾等均落人他的算中。”

说罢一声慨叹，又道：“好在今日已是七月中旬，尚有两月之期，可以从容布局。”说着已步入北门内，往左沿城边石级踏上城墙，走向八境台去。

那八境台筑在北门靠东城上，正是赣江汇合处之上，风景幽美，台高二层，外可俯瞰赣江远处，每当夕阳西下，归帆点点，清风徐来陶神怕人，太热暑天，八境台内，极为凉爽，当地因靠近粤省，土著均喜饮茶，老老少少们来至内台外占一个座位、泡上一杯酹茶，沉缅终日，香火老道见生意奇佳，又兼卖酒菜，那岳文骧的师父就在这儿当香火，自近酿的酒卤的菜，可以称色味变绝，故一传十，十传百，远近闻名，雅俗共赏商贾文士，贩夫走卒，趋之若鹜，三朋四友，聚在一起摆龙门阵，不至午夜，休想散去。

却说二人走至台内，见那正殿轩敞宽敞，正中供着吕纯阳神像，神案上签卦俱全，老柏檀香，芬芳触鼻。中间供梁上悬有一块“吕祖神殿”匾额，笔力浑厚，似是名家手笔，殿角四周俱是摆的茶座儿，已是坐满了人，一片喧闹鼎沸，嗑了的空瓜子壳儿丢得满地都是，右后殿角边摆了一张红木桌。上面放几个瓦盆。盆中均系卤菜，卤牛肉，猪头，酱鸭，酱干，鸡子等物，侧首地上放着可以容纳四十斤酒的一把大锡壶，桌旁站定一位矮老道，头上梳着纯阳髻，身着一件灰白色道袍，长眉细眼，面上透着精神，嘴旁两撮短须，正在那里装模作样，照顾生意。

矮老道名唤左湘，甘年前名震陕甘，一手变箭金丸，百不失一，尤以大力金刚掌独步武林，虽嫉恶如仇、但生性诙谐，故赢得笑面卫护绰号。

矮老道一见二人进来，拿眼一瞪衡向岳文骧道：“小娃儿这没

有空位，光瞧有啥用，要吃要喝上楼去。”

岳文骧一听剑眉一纵心想：“这位师父，真会装神弄鬼。”

霍玄卫微笑道：“久闻八境台风景奇佳，酒菜变绝，我等慕名而来，既是如此，就请鹤驾引路吧。”

左湘带领二人上楼引进自己卧室重行见礼，随笑道：“师兄，一别八年，路上辛苦吧！闻巫山三鬼黑无常萨炎，活僵尸史麟，恐判官邵太素率领门下叶已前来布下眼线暗椿，乘机劫取，好在尚未知小弟一切真象，暂时可保无虞，那关外五杰也想来淌这浑水，陆续赶来，小弟叶经邀来五位好友相助，尚嫌人手不够，顾此失彼，现在你们赶到，此事大可放心，不过这几天发现很多生面孔、正邪均有，我看这又要在武林中掀起腥风血雨不可。”

说罢一把执着岳文骧变手拿眼一眯说：“骧儿，你是越长越俊了，不是你师父随身在后，我还不识你是我的好师侄。”

文骧俊面一红道：“师叔，您好。”

霍玄卫笑道：“湘弟，你也真是，八年不见，假老道变成真老道了，一开口就虚虚嚷嚷说个没完，有什么事稍停再说，倒是我们有点饿了，你去叫小厮随便端些东西来充饥，再说你也要到下面去照应照应，时间久了免得有人疑心。”

左湘呵呵一笑：“你们要吃还不容易，我就去拿，我看你们是不是嘴馋，为吃而来。”说完话登登登下楼去了。

一会小厨端上饭菜，二人也真饿了，来一个风卷残云吃个精光。

饭后师徒二人正在房中谈心，忽然下面人声叫嚣，争吵不休，忙倾耳一听，只闻一个粗野喉咙在嚷：“你这臭老道，为啥瞧不起人，有酒卖给别人不卖给佛爷，难道佛爷不给酒钱。”

随听左湘回答道：“大和尚，你错怪人了，蒙你照顾小老道生意，谢也谢不及，还会把财神爷往外推不成，既然大和尚不忌荤腥，

酒菜现成，随你检吧。”

又听那和尚道：“少说废话，先切上一盘熟牛肉一只酱鸭，再拿好酒来，佛爷先给十两银子，说不定你佛爷吃得高兴，还要在这儿打住十天半月，将来一并结帐吧。”左湘不迭连声称谢。

师徒二人听说，霍玄卫对岳文骧道：“你到下面楼下去瞧瞧看，那人是谁，要是邪魔外道，不妨惩戒他一下，命他知难而退。”文骧点头遵命，忙即下楼。

这时楼下殿内外游客越来越多，适时已近晌午，游客大都要了些酒菜吃喝，小侠文骧眼光一瞥，见殿角窗旁端坐一位头陀正在大吃大喝，吃象实在难看，长像更显凶恶，环眼大鼻，狮子嘴，满面于腮，身着黑色玄边僧袍，足踏多耳麻鞋，背上斜塔着一个兰布包袱，凹七凸八地形似兵刀之流，岳文骧尚未打定主意用何方法将这头陀激出殿外，相机下手，只见左湘忽地折向身边来，微声道：“骧儿，你手痒是不是？那野和尚正是中条七怪老四，花头陀毒手鬼掌法明，包袱内藏着一对合铜赤钢制的恶鬼手（又名仙人掌，他这来定必有所为，用法激至郊外擒住逼出口供之后，再把他毁了，免得纵虎归山，后患无穷。”

文湘颌首即在茶座中穿过，走向法明桌旁挪一把椅子向法明对面坐定：“大和尚，在下来得太迟，座位已是挤满，我看你一人也用不着这么大的桌子，我俩凑和着一点吧。”

法明环眼一瞪大喝：“混帐，佛爷平身喜欢单饮独酌要你凑和作甚，瞧你面孔准是兔子相公，青天白日，也敢招揽生意，真是胆大，佛爷爱的是姑娘娘儿们，就是讨厌偷桃断袖这么一套，趁早滚开，少来惹厌，免佛爷性起，将体丢向江中喂王八去。”

小侠文骧一听，不禁粉脸涨得通红。心中火起，又见四座食客目光瞧向自己，更加脸上受不住，不由大骂道：“贼秃，你讲的不象人话，看你三分不象人，七分倒象鬼，令人呕心，有种的，随少爷去

室外比划比划。”

随说随将一碟花生米用上三成真力泼向和尚俗脸上，法明猝来不及防，被泼得满面生光，刺痛微骨，暴跳大吼，将身一扑伸手就抓，只见小侠身形一晃，人已纵出窗外。

法明猛然一怔心想：“这小狗好快身法，今天怎么走了眼，看他一点显不出异样，既敢叫阵，想必是甚高人门下，只怪自己一时大意，放着正事没办，与这小狗闹什么，真要是为此而引出几个中原老狗那才划不来呢！”不由微生悔意，继一想：“凭小狗这年纪，能耐再好也高明不到那里去，不如略费手脚惩戒一下放走了事，彼此均虑全颜面，也好下台。”心意一定，将身后那支恶鬼手放出，一个黄莺出谷，跟着穿出窗去，随着小侠一前一后奔向城厢旷地。

岳文骧回首立定拿手一指说：“法明，你道少爷不认识人，久闻你淫恶凶残，今天遇着少爷，要你看好，不是再先有人讲情，刚才即立毙掌下，你要说出来做甚，奉何人所命，一一说出，本少爷体念上天好生之德，暂且饶你不死。”

法明一听，不觉环眼一睁骂道：“无知小狗不知道在那里学会三招两式，也敢卖狂。佛爷来此管你何事，你道佛爷怕你不成！”说罢猛下煞手，右手恶鬼手一招黄蜂出巢迎面拨来，左掌身随掌动，恍地急伸两指直戳小侠命门穴。”

岳文骧见他这般恶毒，出手即欲置人与死，心中大怒，身形左转右转，右手一招“金鹰舒爪”，将五指一扬用上五成真力，疾取法明命督二穴。

法明赶忙左手斜挡疾变一招“毒蟒翻云”，右手鬼掌递出直向文骧左腿刺去。

说快真快，法明左手尚未将劲使透，已受文骧凌厉掌风扫中左胸，只觉隐隐作痛，逆血上涌，不觉大吃一惊，忙一伏身只足点地，视的一声直窜三四丈外，暗幸躲过掌袭，即要纵身图逃，只觉双眼

一花，岳文骧已笑吟吟站定面前。

法明见逃跑之计已被识破，一声大吼，破口大骂：“小狗，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左手又将身后另一支恶鬼手取在手中，手施展开来点、刺、砍、拔无一招不是毒着。小侠一味游斗，不即不离。

要知法明这变恶鬼手浸淫几近三十年，将乃师“骷髅魔君”三十六路骷髅杖法演变在内，化为八八六十四手，诡怪恶毒，尤其是恶鬼手上一变手指内蕴剧毒，一着人身，若无独门解药，一个对时，周身红肿溃烂而亡，多少武林人士，遭其所害，故赖以成名。

那法明想速战速决为妙，小侠一个照顾不到，即可乘隙而逃，招式一紧，一时手影如山，狂风扫袭有如厉鬼惨叫，震慑心魄。

岳文骧见他招数诡异，心想贼秃果然门道。掌势一变，施展乃师所传都天神掌，出招不疾不缓。看似无力，其实十丈方圆之内均被掌劲罩住，直逼得法明连连后退。

二十招后法明手中恶鬼手已见迟缓，额角流汗，气喘如牛，小侠见他业已无能和力，放声长笑，一个“滑龙升天”将身纵起二文左右，突变“鱼鸢入水”身法，右手袭向法明，突出一声“一气无极”劈去，左掌一招“怪鳞摆尾”收势一发，将法明一对恶鬼手夺下，“砰”的一声，只见法明被文骧一掌劈至三丈开外，倒在尘埃，口吐鲜血。

文骧飞身过去，在法明背心穴一拍，只见法明悠悠醒转，口鼻眼角均流出一丝鲜血，双目一睁，脸色狞恶骂道：“小狗，你要折磨你家佛爷，今日留得三寸气在，定要报这一掌之仇。”

小侠笑道：“贼秃死在临头，还要口舌逞强，你究竟来此作甚奉何人命令，如再不说出，小爷可要点上你七阴穴了。”说着，右手着势就要向法明耳根截去。

法明一听，见势不妙，忙叫：“我说，我说。”

原来七阴穴是人生三大绝脉之一，一经点上，浑身上下，如虫行蚁走骨骼酸缩，病痒难熬片纸附身，也都痛彻心脾，比死还要难